

沧桑山河 风雪战旗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开端

历史风云，定格为山河间泣血如歌的凝重画卷；记忆长河，浓缩为岁月里穿透魂魄的永恒旋律。凛冽的历史常常让人凝噎无语，而英雄的记忆总是在点燃我们的热血。

“九一八”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历史从来都蕴含着“当代性”的意义。那些苦难辉煌，那些铁血刀枪，那些壮怀激烈，依然在新时代的新征途上，激荡着“我们万众一心”的高歌……

墨点多无泪点多

分明秋风凉爽，可沈阳城老百姓都感觉着要“来天头”了（方言，变天）。

1931年9月18日这天，变的不是天气而是一个民族的命运。

晚上10时20分，沈阳北郊，几个日军在南满铁路（长春至大连）一个叫柳条湖的地段，埋下并引爆了炸药。

显然，他们并不想炸断已被攫为己有的铁路，计算好的炸药量仅炸弯了一段铁轨。然而，他们却立刻向关东军司令部喊叫：铁路遭中国军队破坏。接着，日军又抛出3具穿东北军军服的尸体（“破坏者”之伪证），然后，开始了对东北军独立第7旅驻地北大营的攻击。

这是一段“墨点多无泪点多”的记忆。人们对日军的无耻狡诈并不惊讶，但北大营里驻军可悲的懦弱却让人悲辛彻骨。

当时集结的日军仅几百人，而北大营驻扎着装备精良的近万正规军，还手一击便“灭此朝食”。日军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专门携带了部分空包弹，以备攻击受挫时以“演习迷路”辩解。

出乎意料的是，日军一路横冲直闯，竟未受到抵抗。反倒是数千被迫杀的东北军，推倒营房后墙，仓惶而逃。

耻辱还在继续。19日清晨，另一支日军逼近奉天机场。眼前既无警戒也无岗哨，日军差点以为设有圈套。待一番火力扫射后才发现，机场人员竟全部蜷缩屋里。

这块“肥肉”岂能放过。数小时之间，东北军10年间花重金凑集的上百架飞机，易手成了屠戮东北人民的杀器。

接下来，9月24日和10月8日，日军对锦州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无差别轰炸。

在耻辱的伤口上再捅一刀的是，东北军的飞机被编入了日军轰炸机群；关东军战争指导课课长石原莞尔就从奉天机场起飞、指挥轰炸。

东北有句俗语：“家里的篱笆哪里坏了，贼最知道。”晚清驻日本大臣黎庶昌也曾评价

日本：“蜂蛰有毒，未可以其小而忽之。”当年日本这只包藏贼心的“毒蜂”，当然知道昔日“天朝上邦”的“篱笆”如何残、怎样破。

这一天，蒋介石正赴南昌行营，指挥对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对日军屠城掠地的对策，是“告诸国联，军事忍让”。

这一天，明明已是斧钺临颈的东北军，接到的命令是：“收缴军械，存于库房……”

剑动三军气，当为万里城

时间构成了历史，同时以独特的视角记载着历史。

以“柳条湖事件”为起点，九一八事变被国际视为二战东方主战场的开端。历史的方位感是如此清晰，在山河破碎的至暗时刻，中国共产党力挽狂澜、屹立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在东方战场最前线坚定无畏地撑起一个古老民族最后的希望。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即召开紧急会议，发表了掷地有声的《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这是风雨如晦的旧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

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随后又发表了《对日战争宣言》等10多份文件……

剑动三军气，当为万里城。气者，凛然正气也。当时，中共满洲省委提出的一个严肃要求，成为历史险要关头对忠诚与信仰最严格的评判：党内不许有任何人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是恐惧动摇分子，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有人倒戈卸甲、弃阵而逃，而有人不惧刀锋迎面，临危受命。中共满洲省委部分领导以及200多名党团员紧急分赴东北各地，组织、发动、建立义勇军，开展兵运工作。赵尚志、杨靖宇、李兆麟、周保中、冯仲云、赵一曼……这些在中国革命史上熠熠闪耀的名字，成为一支支抗日游击队、工农义勇军的创建者和指挥员。

与此同时，一支支不甘附逆的东北军、不愿为奴的老百姓自发组织的反日同盟军、自卫团、山林队等武装拔剑而起，捍御家园。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侵略者“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的法西斯恐怖，仅半年时间，东北地区各种抗日武装已经迅猛发展至30多万人；在东三省的154个县中，有近百个县打响了武装抵抗的枪声。

1933年，中共满洲省委决定以抗日游击队为基础，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东北人民革命军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后组建起11个军，形成了较大游击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英雄部队——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旗在白山黑水间，飞扬着铁骨铮铮的壮志，卷荡起还我河山的史诗。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向世界预告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前景和意义——“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

白山黑水间，这“空前伟大的一幕”已经拉开了序幕。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祖国不是任何人，而是我们全体。”这是一位作家的名言，也是松花江儿女的誓言。

一曲《松花江上》如泣如诉，中国人民用血泪写下的历史，只有重生，没有死亡。

面对侵略者的攻城略地，东北民众用共同的侠骨热血告诉世界：何以中国。

九一八事变发生不到1个月，野心膨胀的侵略者就集结万余重兵进逼齐齐哈尔。时任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的马占山，不接受“不抵抗”的电令，决心“誓死一战”。所属部队以嫩江为屏障，毁桥防御、沿江设阵。从11月4日战至19日，血战半月，虽取得歼敌数千的战果，但终因“孤军无援、枵腹抗战”，只得撤出战斗。

这便是史称“首赴国难”

的“江桥抗战”。它打响了中国人民有组织的武装抗日第一战，成为全民抗日史上的重要篇章。

学者对军国主义有深刻的剖析：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表达是帝国主义，在地域和经济上的表达是殖民主义。为实行其殖民计划，日本侵略者野蛮无耻地实施所谓“屯垦移民区”，欲迁移本岛人口到丰饶的东北，将中国百姓驱赶出家园故土，将乡间黎民世代辛勤积攒的财富、耕耘的土地掠为己有。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既没活路，何不一拼。依兰县土龙山地区的农民忍无可忍，组织武装暴动保卫家园、反抗驱赶。日军闻讯，气势汹汹前往镇压。没想到，起义军早已布下罗网，打了日寇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歼敌数十，其中包括一个叫饭塚的大佐联队长。

此役引起中外媒体的关注，也作为抗日战争中中国农民第一次有组织的武装反侵略之战，被历史铭记……

东北大地四方枪声、八面烽烟，冰天雪地的白山黑水在燃烧、在战斗。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的：“这个战争（指抗日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

指点沙场吊忠魂

中国古语中，“烈”字多义：炽烈之火焰、灿然之光芒、刚直之性情、勇猛之威严。当战士的英名冠之以“烈”，他们的生命就蕴含着鲜明的文化属性，构成后来者“精神山水”的坐标系。

今日广袤的白山黑水盈盈新绿、风光无限。不是风景胜似风景的，是200余处全民族抗战遗址纪念馆地。

魂魄毅兮为鬼雄。瞻仰遗址，寻访到许多并不熟悉的名字，他们的英名壮举却一次次点燃我们的热血。

1938年，日军利用风雪蔽天的严酷寒冬，集结重兵对东北抗联进行疯狂的“大讨伐”。抗联主力在跳出包围圈时，命令某连官兵暂留一夜，接应传递情报的交通员。

没想到，他们刚接到人，鬼子的骑兵就倚仗速度追了上来。前一夜刚下大雪，留在雪地的脚印清晰可辨。为了不暴露大部队行踪，他们决定向相反方向撤退。

鬼子越追越近。“走不了就打。”官兵当机立断，先掩护交通员撤退总部汇报情况，然后攀上前方的小孤山，利用地形死死拖住鬼子。

小孤山上，12勇士与鬼子的骑兵炮兵血战一天一夜，歼敌百余。他们战至最后一颗弹、杀到最后一个人，全部壮烈牺牲。

抗联名将周保中在《烈士山十二烈士苦战记》中慷慨写道：“他年民族全解放，指点沙场吊忠魂。”此愿成为现实。解放后，当地政府将小孤山改名为“十二烈士山”，并立碑铭记。小孤山从此不孤。

还有一位绰号叫“李炮”的猎人。当时，老两口和两个儿子把家安在抗联第5军密营的山口，既是抗联官兵歇脚之处，又是密营的岗哨。平日为防土匪骚扰，老李加厚了院墙，并在两端垒砌起炮台。

这天傍晚，老李突然发现一片日伪军绕过山口，向密营方向摸去。报信已来不及，那就用枪声报警吧。猎户人家都懂得如何打野兽，一家4杆枪齐射，4条胳膊投弹，照着鬼子一顿猛揍。

气急败坏的鬼子调头围攻。与敌激战数小时，老李全家人先后倒下，一门忠烈血洒家园。

这场战斗，后来被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老李家门前的河溪、山谷，也被当地政府命名为“李烈士溪”“李烈士谷”。

1933年秋，中共汤原中心县委正在召开会议。由于叛徒的出卖，会场被包围，12位参会者被捕。鬼子用尽种种酷刑，企图找出县委书记、组织部长等领导。但这8位共产党员、4位青年团员，纵然皮开肉绽，依旧咬紧牙关，一字不吐。丧心病狂的鬼子无计可施，便把他们绑至一口枯井，威胁要活埋。

这时，严刑之下一直不开口的12位英雄突然开口了。这一开口就惊天地泣鬼神，这一开口就电闪雷鸣：“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今天，肃立在汤原县“十二烈士牺牲地”的纪念碑前，那响彻云端的口号犹震耳畔、直击心底。

“君有烈名”，当以诗祭——

我用我的血，鲜红地活着。

我用我的骨，不屈地站着。

如风雪战旗，似沧桑山河。

解放军报



平型关战斗结束后，战士们高兴地背着缴获的战利品归来。

1937年8月31日，陕西韩城芝川镇黄河渡口，人影幢幢，气氛肃穆。八路军抗日先遣队一部——第115师343旅的官兵，身负简陋的武器和行装，正紧张有序地分乘木船渡河东进。船行激流，浊浪翻滚，官兵们目光如炬，凝望着对岸他们即将为之浴血战斗的华北大地。

北平、天津沦陷后，日军沿津浦、平汉、平绥三条铁路线向华北腹地展开战略进攻，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为解救华北危局，刚刚由红军改编而成的八路军，随即誓师出征，挺进山西抗日前线。

出征不久，第115师便取得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捷。9月25日，该师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一举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一批辎重和武器。这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斗志和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10月间，第120师在雁门关南北频繁设伏，歼敌5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数十辆，切断了大同至宁武、忻口的交通线。10月19日夜，第129师769团夜袭代县阳明堡日军机场，击毁敌机24架，大大削弱了日军进攻忻口的空中力量。至此，八路军3个师均首战告捷。

从出师华北抗日前线至11月上旬太原失守，八路军共作战100余次，歼敌1.1万余人，在日军侧翼和后方灵活巧妙地打击敌人，多次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有力钳制了日军行动，配合和支援了国民党军队的正面防御作战。

在日寇猖獗的华中腹地，新四军成立时，南京已经失陷。随后，杭州、合肥、徐州等地也相继陷落，长江下游苏浙皖地区大部沦入敌手。新四军火速集结与整编，于1938年4月开始挺进苏南，八省红军健儿汇成一道抗日铁流，驰骋在扬子江头、淮河之畔。5月12日，新四军第4支队首战巢县蒋家河口，打响华中敌后抗战第一枪。6月17日，先遣支队又在镇江韦岗伏击日军告捷，在沉闷的沦陷区炸响一声惊雷。新四军在华中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如同插入敌人心脏的尖刀，闪耀着不屈的锋芒。

解放军报



八路军官兵使用从平型关战斗中缴获的山炮攻打淅源城。

